

Harriet Beecher Stowe

[美] 斯陀夫人

姆叔的小屋

Tom's Cab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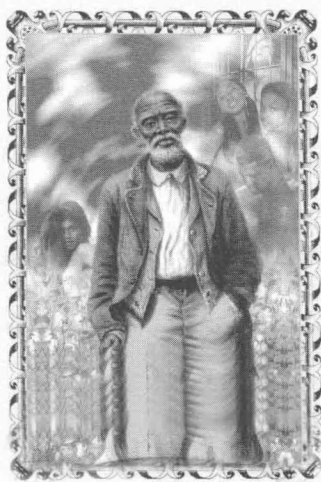
HARRIET BEECHER STOWE



[美]斯陀夫人

汤姆叔的小屋

王人敏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1/ 赵文良主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 5

ISBN 7-204-07832-2

I. 世... II. 赵...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 青少年读物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5296 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一)

作 者	赵文良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 编	01001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1000 千
印 张	2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7832-2/I·1661
定 价	4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章	一位有人性的人	(1)
第 二 章	母亲	(10)
第 三 章	丈夫与父亲	(13)
第 四 章	汤姆叔小屋中的一夜	(18)
第 五 章	活财产易主时的感受	(27)
第 六 章	发现	(35)
第 七 章	母亲的抗争	(43)
第 八 章	伊莱扎的逃亡	(54)
第 九 章	看起来参议员还算人	(67)
第 十 章	黑奴上路	(81)
第十一章	黑奴竟然白日做梦	(90)
第十二章	合法贸易的平常之事	(102)
第十三章	教友会定居点	(116)
第十四章	伊万杰琳	(124)
第十五章	汤姆的新主人及各项事务	(132)
第十六章	汤姆的女主人和她的见解	(145)
第十七章	自由人的保卫战	(161)
第十八章	奥菲利亚小姐的经历及见解	(175)

第十九章	奥菲利亚小姐的经历及见解续	(189)
第二十章	托普西	(206)
第二十一章	肯塔基	(219)
第二十二章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223)
第二十三章	亨利克	(229)
第二十四章	预兆	(236)
第二十五章	福音使者	(242)
第二十六章	归天	(247)
第二十七章	这是世界的末日	(259)
第二十八章	团圆	(266)
第二十九章	失去保障	(279)
第三十章	黑奴货栈	(286)
第三十一章	中途	(295)
第三十二章	黑暗之处	(300)
第三十三章	凯西	(308)
第三十四章	混血姑娘的故事	(315)
第三十五章	纪念品	(325)
第三十六章	埃默林和凯西	(331)
第三十七章	自由	(337)
第三十八章	胜利	(343)
第三十九章	计策	(347)
第四十章	殉道者	(350)
第四十一章	小主人	(352)
第四十二章	真实有鬼	(355)
第四十三章	结局	(357)
第四十四章	解放者	(359)
第四十五章	结束语	(361)

第一章 一位有人性的人

二月一个寒冷的下午临近黄昏时分，肯塔基州 P 城的一间布置典雅兼作餐室的客厅里，两位绅士正在边喝酒边交谈。没有仆人在身旁侍候，他们的椅子离得非常近，看似在严肃地商讨什么事情。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至此始终称他们为“绅士”。然而假如仔细审视一下，其中一位严格地说好像还够不上这个称谓。他身材矮小、短粗，相貌平平，带有一副出身卑微，却想附会攀升之人所独有的无知自负和咋咋呼呼的神态。他过分刻意讲究打扮，一件俗俏的花背心、一条醒目鲜艳的黄点蓝底围巾，配上一条艳丽的领带，这些看来倒与他的身份极为般配。他的手又糙又大，戴着好几枚戒指，身上佩戴的沉重的黄金表链上缀着一串形状奇特、色彩艳丽的图章——交谈中总是明显故意把表链上的图章弄得叮叮噹噹地作响。他的言辞根本不符默里氏语法的规范，而且从他的嘴中时常冒出五花八门的卑俚词汇，即便我们想尽办法描述得更形象生动，可仍然难以确切地将这些情景记录下来。

与此相反，他的同伴谢尔比先生倒不失绅士的风度，住宅的布置和情调都为我们证明这个家族的生活殷实且非常恬逸。正如我们前面所提，这两人正在认真商量着某桩事情。

“我看就这么定了吧。”谢尔比先生说道。

“我不能就这么成交——肯定不成，谢尔比先生。”另一个边说，边高高举起酒杯。

“怎么啦，黑利，其实汤姆并非普通人，无论到哪儿他都值这么高的价钱——他稳重、实在、能干，把我那个农庄管理得有条不紊。”

“你说的那个‘实在’，是黑鬼的‘实在’吧？”黑利边说边给自己斟上一杯白兰地。

“不，我所说的是真正的实在，汤姆仁义、稳重、明理、尽责。他在四

年前的一次野营布道会上宣誓入教，我相信他对上帝是虔诚的。从那以后我就信得过他，把一切都交给他管理——钱、房子、马匹——而且行动自由，我觉得他做任何事情都很在行。”

“谢尔比，有人不相信黑鬼对上帝的虔诚，”黑利说，放肆地挥了一下手，“不过我信。在我上一批运到奥尔良去的那批黑鬼中就有一位虔诚的家伙——还别说，听那畜生祈祷，还挺像他真的在布道会上呢。而且他性情既温和又沉静。卖他给我赚了一大笔钱，我打一个为抵偿债务急于卖掉他的人手中捡了个便宜货，因此在他身上我净赚了六百块。当然，我认为宗教在黑鬼身上是非常有用处的，倘若他真正笃信的话，确实对我们没坏处。”

“不错，汤姆是真的信教，同其他教徒一样，”谢尔比插话道，“所以，去年秋天我派他独自一人去辛辛那提办事，并且把价值五百美元的钱款带回家来。我对他说：‘汤姆，我信得过你，因为你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你不会骗我。’一点儿没错，汤姆没有失信，我知道他会准时返回的。曾有些小人，他们对他——‘汤姆，你干嘛不乘机逃到加拿大去？’‘哦，主人信任我，我不能那么干。’——别人听了这件事情后告诉了我。我一定得让你弄明白，我真舍不得卖了汤姆。你应该用他抵消我的一切债务，黑利，倘若你还有点儿良知的話，相信你会那么做的。”

“唉，我也有每个买卖人所具有的起码的良知——也就是那么一丁点儿，你明白，够我发誓用就成了，”黑奴贩子调侃道，“而且，只要合情合理，我也会为朋友尽力而为，可是你得想想，这事儿对我来说有点儿为难——真有点儿勉为其难呢。”黑奴贩子故作沉思冥想地叹了口气，又倒了一些白兰地。

“嗯，那么，黑利，你到底怎样才肯答应成交呢？”谢尔比先生在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后问。

“难道你不能在汤姆之外再添个男孩儿或女孩儿么？”

“嗯——我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人了，说心里话，倘若不是在情势所逼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卖黑奴的。我不舍得卖掉任何一个奴隶，这是事实。”

这时屋门打开了，一名大约四、五岁，俊俏且招人喜欢的混血小男孩走进屋子里来。他的相貌中有着某种惊人的姣好和可爱之处。一对浅浅的酒窝嵌在他圆润的脸庞上，一头丝线样的黑发卷卷地伏在他的头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好奇地从浓密的长睫毛下朝屋内打量着。一件缝制精巧合身的鲜艳红黄方格罩衫愈发地衬托出他那黝黑、清纯的美。他身上有种惹人自信 and 几分腼腆的神态，向人表明他习惯于主人的恩宠

以及他对主人恩宠的感激。

“嘿，吉姆·克罗对黑人蔑称！”谢尔比先生说道，他吹了声口哨，扔给孩子一把葡萄干，“把它捡起来，捡快点儿！”

孩子使出他所有的力气蹦跳着去拾主人的赏赐，他的主人在一旁被惹得大笑起来。

“过来，吉姆·克罗。”他说。孩子来到他的跟前，他轻轻地拍打着他那满头的卷发，抚摩着他的下巴颏儿。

“好了，吉姆，让这位先生欣赏一下你的技艺，使他知道你是那么能歌善舞。”孩子以清脆圆润的嗓音唱了一首在黑人中颇为流行的歌曲，热烈而欢快。歌唱时，手、脚和整个身躯都和着音乐的节拍，不时地做出一些滑稽的动作。

“好啊！”黑利说，一面扔给孩子几瓣桔子。

“现在，吉姆，你学一学卡德乔大爷犯关节炎时走路的姿势，”主人吩咐小孩子道。

孩子刚才还非常灵活的四肢立即变成了病残的样子，他弯着腰，手中拿着主人的手杖，在房间里以不灵便的步伐艰难地行走着，同时他拉长自己的脸，学着老人的样子让那张稚气的脸可怜地皱缩在一起，并且左一口右一口胡乱吐唾沫。

两位绅士全都被逗得大声笑了起来。

“现在，吉姆，”主人又说，“再让我们看一看老罗宾斯长老是怎样领唱赞美诗的。”孩子把胖乎乎的小脸拉得更长，样子令人敬畏，开始用平静、低稳的鼻音唱了一首赞美诗。

“好哇！太好了！我看就这样吧！”黑利突然拍打着谢尔比的肩膀说，“那个小家伙还真不错，我敢这样肯定。我跟你讲，”他说，“加上这个小机灵鬼儿，你的债就算结了——肯定。好啦，这难道不是最好、最公平的解决办法吗？”

正这时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差不多二十五岁上下的第二代混血年轻女子走进了屋子。

这名女子一看就能够肯定她就是那个孩子的母亲，同样有着长长的睫毛和神采焕发的大而黑的眼睛，同样纤细的卷发似波浪般起伏，棕褐色的面庞上泛起了一抹红晕。当见到奴隶贩子以毫不掩饰的贪婪的目光打量她的胴体时，面颊上的红晕则更深了。她整洁、合体的衣着非常合身，极好地衬托出身段的苗条——她纤美的手和漂亮圆润的脚踝也都没有逃脱奴隶贩子那贪婪的眼睛。此人精于一眼就把一个美丽柔顺的女奴所有的长处统统迅速地打量清楚。

“有事吗，伊莱扎？”她停下步子犹豫地望着他。见她欲言又止的样子，主人问道。

“抱歉，先生，我在找哈利，”小男孩活蹦乱跳地跑到母亲面前，将兜在罩衣下摆里的战利品向母亲炫耀。

“好啦，那你就带他走吧，”谢尔比先生说，她急急忙忙地抱起孩子走了出去。

“老天作证，”奴隶贩子称赞地回过头去向他说，“这真是好货色！无论什么时间把这个女人送到奥尔良去你都会赚一大笔钱的。当年我可亲眼见过有人花了一千多块买的女奴都不及这个女人美丽漂亮。”

“我可不愿意靠她赚钱，”谢尔比先生冷冷地说，为了岔开话题，他又打开一瓶酒，并询问同伴对这酒的评价。

“非常好，先生——这是上等的酒！”奴隶贩子称赞道。然后他回过身来，像熟人似地用手在谢尔比的肩上一拍，然后又说道：“怎么样，什么样的价能够让你把这个女奴隶卖给我？——你要什么价——到底什么样的价你能够接受？”

“黑利先生，我不会把她卖掉的，”谢尔比说，“即便你依照她的重量付给我金子，我的妻子也决不会答应让她离开的。”

“啊呀！女人向来都是这样的小家子气，因为她们根本就不会算账。我猜想如果你告诉她们与一个人重量同样多的金子可以买到多少表、服饰、首饰，她们就会改变主意，不再那样说了。”

“我对你说了，黑利，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必再为这事费尽心机了，说什么我也是不会卖的，”谢尔比语气坚定地说。

“好吧，不过你要把那个男孩给我，”奴隶贩子说，“你知道，因为他我已经让了很多了。”

“你要这个孩子究竟干什么？”谢尔比问。

“哟，我有个朋友在做这方面的生意——要买一批长相俊美、漂亮的男孩子养大了再送到市场上去卖。全都是好货色——卖给那些肯出大价钱买漂亮小伙子去做听差什么的阔佬。用漂亮男孩开门、跑腿，对那种大宅子是非常好的陪衬——一个真正英俊的男仆能够给他们增添莫大的荣耀。他们能够卖很好的价钱，而这小鬼是个这么滑稽又懂音乐的小机灵鬼儿，他正是这样的难得之才啊。”

“但我还是不想卖掉他，”谢尔比先生思索了一阵说，“实际上，先生，我心肠软，不愿让孩子和他的母亲两人骨肉分离，先生。”

“啊，是吗？——啊呀！是的——你的心肠确实比较软，这我完全可以理解。有些时候跟女人打交道确实有许多麻烦事，我向来都是很不愿

意看到这种悲惨场面出现的,使人的很难受。然而在我做生意时我总是想法避免此类的局面,先生。要是你把这个女人支走一天或是一个星期什么的,那么事情就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办了——她回家之前我们就把事情全部办完。你的妻子可以送给她耳环,或是一件新衣服,还比如像这样其它的一些小玩意儿作为她的补偿,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恐怕不好办。”

“上帝保佑你我,我们一定能够成功!你也明白这些黑人不和白人一样,只要处理得当,事情过去以后他们慢慢就会死心的。咳,俗话说,”黑利带着率直与真诚的口气说,“做奴隶买卖会让人心肠变坏,我可从来都觉得事情未必都是这样的。事实是,我做这笔生意从来没有像其他干这行的人那样行事。我曾目睹一位同行把女人的孩子从她们怀里抢走并强行卖给别人,而那女人从此一直疯疯癫癫——那是非常糟糕的下下之策——把货物也给毁了——有时会使她们变得毫无用处。有一次在奥尔良,我知道一位特别漂亮的少妇就是这样被他们给完全毁掉的。买她的这个家伙只要她而不想要她的孩子,可她的脾气上来时真是那种非常厉害的人。告诉你呀,她把孩子紧搂在怀里,吵吵闹闹不肯罢休,让人看了感到心寒,我一想到这件事现在还心有余悸呢。当他们把孩子抱走,把她锁起来以后,她就整天胡言乱语,彻底地被逼疯了,终于在一个星期后死去了。先生,就因为方法不得当,白白浪费了一千块钱——就是造成这种悲惨结果的原因。先生,采用仁慈点的方法总是最好的,这是我向来做事的经验。”于是奴隶贩子双手交叉于胸前靠在了椅背上,一副决策公正善良的慈善人的姿态,俨然以为自己就是威尔伯福斯第二了。

这个对道德问题的看法似乎引起了这位绅士极大的兴趣,因为当谢尔比先生在借剥桔子的时候考虑问题时,黑利又旧话重提,装出迟疑的样子,然而又似乎有一股真理的力量驱使他不得不再多说几句话似的。

“一个人吹嘘自己显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然而我还是要说,因为那都是真的。我相信人们都承认我卖给他们的黑奴都是上等货色——至少人家都是这样评价的,一批这样,而且一百批也是得到这样的评价——货色都非常好——又健壮又体面,而且在同行中我为此付出的钱也是最少的。我把这一切全部归功于我的经营有方,先生;而我管理中的顶梁柱就是富有人情味的人道主义方针。”

谢尔比先生不知道自己该说点什么,所以他说了声:“是吗?”

“由于人们一直讥笑我的这些想法,先生,我也经常倍受责备。这些想法不被人们所接受,它不是一般的想法,然而我坚持,先生,我不会因

此而改变我的经营之道的。由于我的坚持,使我获得了不少的好处。是的,先生,可以说已经证明了黑暗终于过去,光明已经到来。”奴隶贩子对自己的妙语大声笑了起来。

对人道和善良的高谈阔论中有着某种幽默和独特之处,谢尔比先生也不由得陪着笑了起来。或许你,亲爱的读者,也跟着笑了起来,然而你知道现今关于人道和慈善的高论以各种奇怪的形式出现,慈善家们说出和做出的古怪事情更是数不胜数。

谢尔比先生的笑声鼓励了奴隶贩子接着他的话继续往下说:“真是奇怪,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出让人们接受我的观点的办法。噢,比如说那捷斯的汤姆·洛克尔,我以前的合伙人吧,他是个头脑非常灵活、精明的人,善于和黑人打交道,对他们就像个凶神恶煞——你知道他这一点符合做生意的原则,因为在朋友中你不会再找到比他心肠更好的了。他做事情一贯这样。我曾经时常劝他,‘咳,汤姆,’我说,‘你的姑娘们因害怕而哭闹的时候,对她们拳脚相加、敲打她们的脑袋,毒打她们有什么用呢?你也太愚蠢了,’我说,‘没有任何好处。咳,我不知道她们哭会有什么不好,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我说,‘如果自然的感情不让她们通过哭闹的方式来宣泄,那她们会寻找另一种方式的。再说,汤姆,’我对他说,‘你这么做只会让她们面容憔悴不堪,嘴巴会变得干裂,垂头丧气,甚至会变得丑陋无比——特别是那些黄皮肤的女人——想要调养好她们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哄哄她们、对她们略施小惠,用好话来对付她们呢?听我的没错,汤姆,这总比你对她们拳脚相加强多了,而且算起来更合适,’我说,‘你肯定会成功。’可是汤姆还是榆木疙瘩一块,给我毁了许多女人,我只好和他分开来做生意了,虽说他心肠好,做买卖也非常公道。”

“你觉得你经营这门生意的方法比汤姆的方法更有益处吗?”谢尔比先生问。

“当然啦,先生,你可以这样认为。你看,不管有什么可能,我对不愉快的事情,比如我做小孩生意时啦等等,都会尽量避免——把女人支走——你知道,看不到这种情景,不愉快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等事情一切结束了,生米做成熟饭,已经无法挽回了,她们也只好认命,自然就会习惯下来。你知道,白人自儿时受到的教育就是期望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什么的。你知道好好调教大的黑鬼不会存在这种共享天伦之乐的奢求,因此这一切就要好办一些。”

“那么恐怕我的黑鬼可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谢尔比先生说。

“我想是的,你们肯塔基人太惯着那些黑鬼了。你们的心是好的,然

而这毕竟不能算是真正的慈善。你看，一个黑鬼在这个世界上四处漂泊。今天被卖给这个，明天会被卖给那个，那时只有听天由命了。因此让他有思想和期望、很好地对待他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对这些人来说更多的痛苦和磨难就使人更难忍受。你明白吗？我冒昧地说一句，到了种植园的黑鬼发疯地唱歌和欢呼的地方，你家的黑奴肯定会垂头丧气。你知道，谢尔比先生，每个人都会非常自然地喜欢自我夸耀，我想我已经够善待那些黑奴了，我对他们已经算得上是不错的了。”

“你可真的是知足者常乐了，不管做什么事都能做到心安理得，也算有福了。”谢尔比先生轻轻地耸耸肩，带着一种不以为然地厌恶感说道。

“好吧，”在他们两个人沉默了片刻，心中在想着各自心事的时候，黑利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

“我再仔细想想这事，还要和妻子商量一下，”谢尔比先生说，“在此期间，黑利，假如你想像你说的那样让事情悄悄进行的话，你最好别向我的邻居透露任何风声，要不然这件事情会很快传到我的仆人耳中，我敢向你保证，如果仆人们知道了，要想带走我家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那么容易的。”

“啊！这一点没问题，不说！肯定不说。但是我得提醒你，我非常急，希望你尽早给我一个准信儿，告诉我你卖还是不卖？”他说着便站起身来穿上大衣。

“嗯，你今天晚上差不多六、七点之间来，我把答案告诉你，”谢尔比先生说，奴隶贩子起身告辞走出了房间。

“我真希望将这家伙一脚踢到台阶下边去，”他望见门已关好，自言自语道，“你看他那幅得意忘形的嘴脸。然而他明白他占了我很大的便宜。假如以前有谁敢对我说让我把汤姆卖给一个奴隶贩子，我会告诉他，‘你的仆人难道能够像狗那样卖来卖去吗？’但是眼下只得把他卖掉了，因为我现在对此无能为力。而且伊莱扎的孩子也一样！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会与妻子进行争吵，她不会赞成我将汤姆卖了。这就是有着沉重债务的结果——唉哟！那家伙看到我落到了这种境地，知道自己有机可乘，正在不断地向我逼近呢。”

肯塔基州也许是带有蓄奴制色彩最温和的州了。这里主要的农业活动比较轻松、平静、和缓，全然不像再往南的一些地区，农业具有周期性的紧张令人透不过气来，这便使黑奴的劳动强度还能够让人承受。而主人们见到能够谋得暴利，可只有依靠牺牲那些没有保护的人的利益更无其它选择时，那么脆弱的人性便会被战胜，没有受到什么引诱去做冷酷

的事情。人会因脆弱的本性而生出一副狠毒的心肠。同时，肯塔基州的庄园主比较习惯渐进的经营方式，所以能对这种人性的脆弱进行抵抗。

不管什么人只要到肯塔基州的一些庄园走走之后，你就会亲自体验到男女主人是多么和蔼及宽容，一些黑奴的深情和忠诚，或许会产生一种想像，俨然一幅传说中常出现的诗意盎然的家族社会的图画；然而在这古老的社会图景上笼罩着一种不祥的阴影——法律的阴影。只要法律认为所有这些富有感情的人只不过是某个主人的附属物——而只要最善良的主人生意上遇到挫折，以至破产、倒霉、轻率或不慎命丧黄泉，定会导致他的黑奴的生活随时从失去仁慈的保护和宽容的保障中，堕入绝望的悲惨和劳苦的深渊，从而惨遭无穷的磨难——那么，即使在奴隶制最完善的地方要想创造出任何美好的或令人向往的东西也是极不容易的。

谢尔比先生只是一个普通人，生性温和善良，倾向于对身边的人宽厚和蔼，他庄园上的黑人过着舒适的生活，从来没有缺少过他们生活所需的任何一点东西。然而他却把自己的财物随意用于投机买卖，数目非常大，又非常不严谨，沉溺于其中难以自拔，而他的债据大都落入黑利手中。这一点小小的情况也正是了解他们上述谈话的关键所在。

且说刚才路过客厅门口的伊莱扎碰巧听到了他们之间的一些谈话，足够让她听出主人正和一名奴隶贩子讨论买卖奴隶的事。

当她走出客厅时，本来是想在门口多听一会儿两人间的谈话，然而偏偏女主人正在召唤她，她只好急匆匆地离开。

可是她仍觉得好像听见奴隶贩子要出钱买自己的孩子——她是不是听错了？她的心脏猛跳起来，越想越感到紧张，情不自禁地搂住自己的孩子，以致小家伙诧异地抬头看着母亲的脸，想从中探出一些秘密。

“亲爱的伊莱扎，姑娘，你今天是不是觉得不太舒服啊？”伊莱扎把放洗脸水的大水罐打翻了，放针线的小桌子也被她碰倒了，在女主人让她从衣柜里拿绸衫时却心不在焉地把一件长睡袍递给了她。看到她那惊慌失措的样子，女主人关切地问她。

伊莱扎非常惊诧。“对不起，太太！”她抬起了眼睛说，然后泪水“哗”地流了出来。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开始哭泣起来。

“出什么事啦，伊莱扎，孩子！你到底有什么事啊？”女主人问。

“啊，太太，太太，”伊莱扎说，“太太，有一位奴隶贩子坐在客厅和老爷谈话！我听见了。”

“哎，傻孩子，就算他们谈话，那又怎么样呢？”

“啊，太太，你认为老爷会把我的哈利给卖掉吗？”说完，这个可怜的

女人扑在椅子上哭泣起来，身体随之不断地起伏着。

“把他卖掉！绝对不可能，你这个傻孩子！你清楚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老爷向来不与这些南方的奴隶贩子打交道，从来不打算卖掉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的，只要他们都听话。怎么，我的傻孩子，你想谁会像你那样喜欢哈利而要买走他呢？你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像你一样喜欢他吗，你这个傻瓜？好啦，不用担心，帮我把衣服扣紧。好，把我后边的头发按你那天刚学会的好看的发式编起来盘上，以后别再在门外听别人谈话了。”

“嗯，不过，太太，您决不会同意——把——把——”

“快别乱说了，孩子！我当然是不会同意卖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宁可把我自己的一个孩子卖掉也不会把哈利卖掉的，可是，伊莱扎，你也太溺爱那个机灵鬼了，什么人只要把头伸进我家，你就怀疑他是来买你最喜欢的哈利，那样就没有人敢来我家啦。”

女主人的这番知心话让伊莱扎放下了悬着的心，她灵巧而敏捷地为女主人打扮着，一面干活一面笑自己的多心。

谢尔比太太不管是论智慧还是品德，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上等人。她不但具有人们看作是肯塔基女人的特点的那种宽宏大度的天性，并且具有非常高的道德与宗教观念和原则性，并将这些特点以极大的热情和能力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去以求实效。她的丈夫从未表明自己信任哪种宗教，但对于她对宗教虔诚的信仰是崇敬和尊重的，并且也许对她的看法有时还有几分敬畏。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总是听任自己的太太由着自己的心愿去做善事，比如对她在仆人的舒适、教育和提高等方面的一切做法都没有任何限制，虽然他不参与他的太太所做的此类善举。事实上，即使他并不真正相信圣贤多余功德有效论，但他心中却多多少少有着这样的想法：由于他妻子的虔诚和仁慈能够使两个人沉迷于某种不可名状的期望，靠着她超量的好品德能够保证日后两人共进天堂。他溺于这样朦胧的希望之中，因为他知道具有这些品德是自己能够达到的。

与奴隶贩子商谈以后，怎样把考虑中的安排透露给妻子成了他思想上最大的负担——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知道一定会遇到的央求和反对还有不停地纠缠。

因为谢尔比太太一点都不知道关于丈夫的负债情况，只了解他性格上善良的一面，所以她不相信伊莱扎担心的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及不把她的疑心放在心上，是非常真诚的。事后她也没有仔细想这件事情，因为她正专心致志地为来访客人的到来作准备，就把这件事忘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章 母亲

伊莱扎是由女主人一手带大的，从小就在她的宽容与宠爱下成长。

到过南方的人一定时常谈论到有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女人身上那种气质的高雅以及她们声音的优美和举止的文雅，好像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她们独有的天赋。具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女人几乎都长有娇美的面容，她们身上的这种天生的气质经常与最令人炫目的美结合在一起，差不多每一个女人的脸庞都使人看了赏心悦目。我们前面对伊莱扎的描述并不是作者凭空虚构的，而是根据我们多年前在肯塔基州看到她时的回忆所写。在女主人的关怀呵护下，伊莱扎没有受到那种诱惑而是健康平安地长大成人。对一个奴隶来说，遗传的美貌肯定会受到诱惑，但是她的美丽却没有让她遭受什么样的灾祸。她嫁给了一位聪明、有才能的、有二分之一黑人血统的青年，那个青年是附近农庄上一个名字叫乔治·哈里斯的奴隶。

主人把这个青年送到一家制包厂干活，他的灵巧与聪明使他被看作是工厂雇工中的佼佼者，他发明了一台清洗大麻的机器，想到他所受的教育与生活的环境，这一发明显出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丝毫不逊于发明轧棉机的天才惠特尼。

他有着漂亮的外貌和让人喜爱的举止，厂子里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但是由于法律把他看作是物品而非人，所有这些优秀的品质全都掌握在一个粗俗、专制、小心眼的、被称为主人的家伙手里。这位先生听说乔治发明了洗麻机器并因此成为名人之后，便坐车匆匆忙忙来到工厂，看看这个聪明的奴隶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受到了老板的热情接待，并祝贺他拥有一名价值不菲的奴仆。

乔治侍候他走进工厂并察看了厂子里的机器。乔治由于兴奋，话说

得是那么流利,更显得英俊而充满生气。站得那么笔挺的身子、所具有的男子汉的气概,不禁使他的主人显得那么渺小。作为奴仆,他有什么权利到处走来走去、因发明机器而出尽风头,并和这些绅士呆在一起呢?他要马上对这种情况加以制止。他要让他回到庄园,让他锄草耕地,“看你回去后还凭什么这样神气。”因此他突然提出领走乔治的工资,并宣布打算把他带回家去的消息,这个决定使工厂主和工人们都感到诧异。

“然而,哈里斯先生,”工厂主辩解道,“这样做不是太唐突了吗?”

“唐突又能怎样呢?——哈里斯是我的人,不是吗?”

“先生,我们愿意多付给您钱,以此作为对您的补偿。”

“钱对我根本算不上什么,先生,除非认为有必要,否则我用不着把自己的奴仆雇出去。”

“可是,先生,他好像很适合干这行啊。”

“我想说他也许是这样吧,然而我却不太相信。我让他干的事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他觉得很适宜,我敢说。”

“你只需想想他发明的这个机器,”哪壶不开提哪壶,一个工人插了这么句话。

“噢,不错!——一部使你们少干活的机器,是吗?我敢说他能发明那种机器;随便什么时候你让一个黑奴在外干这种事怎么行呢?他们每个人都是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不行,他必须要离开。”

乔治听到自己的厄运这样突如其来地被操纵他生杀大权的人所宣布,他明白自己无法与这个人的势力相抗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交叉起双臂,紧紧地抿住双唇,可整座火山般愤怒的感情从胸中升起,血管中热血奔腾。他呼吸急促,黑色的大眼睛中射出像烧红的煤一样燃烧的光芒。倘若不是好心的工厂主碰了碰他的胳膊并耐心劝他,对他说,“算了,乔治,你先跟他回去,我们会想法帮助你的。”怒火可能会危险地一下子喷射出来。

那名恶棍注意到了两人的悄悄话,大致猜到了它的意思,虽然他并没有弄清他们的谈话。他心里更坚定了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惩罚乔治那大胆的决心。

他把乔治带回农庄后,让他干农场上最差的重活。乔治一直忍着不说什么对主人不敬的话,然而那火辣辣的眼光,忧郁的眉头这些不容置疑的无声语言,却是再清楚不过地表示他是不会心甘情愿去充当货物的。

就在他被送到工厂工作的那段高兴的日子里,乔治认识了他的妻子,并且与她结了婚。在那期间,由于雇主的信任和喜爱,他可以任意地

自由来往。谢尔比太太十分赞成这桩婚姻，作为女人她对说媒拉纤总感到十分得意，因此非常高兴让自己漂亮的心腹女仆和她在一个阶级中并得以允许她的婚礼在女主人的客厅中举行。就这样女主人担当了媒人的角色，并亲手把香橙花插在新娘美丽的头发上，并为她披上了婚纱。面纱下的伊莱扎真可以说是更显娇艳。宴会上有很多戴着白手套的仆人，糕点美酒应有尽有——他们一方面对新娘的漂亮赞不绝口，一方面也时常称赞着女主人对她的娇纵慷慨。结婚后的一两年，伊莱扎经常能和丈夫在一起，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除了两个婴儿出世不久便死去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让他们感到不开心。伊莱扎深爱那两个婴儿，他们的死使得伊莱扎非常伤心，使得女主人不得不好言相劝，并怀着母性的焦虑努力把她天生的炽烈的感情引导到理性和宗教的教义范围中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情感。

然而在小哈利出世以后，她的心渐趋平静安定下来，她把全副身心都倾注于这个小鬼的身上，并和这个小生命交织在了一起，以往的伤痛也得以愈合。直到乔治被狠心的主人从好心的雇主那儿野蛮地带回庄园，落入他法律上的拥有者铁的严密控制下之前，伊莱扎一直是个沉浸于幸福中的女人。

工厂主遵守诺言，在乔治离开工厂一两个星期后估计哈里斯的火头已经过去了，便去拜访了那位庄园主。他希望自己能想方设法劝他让乔治回到自己的工厂干活。

“你不用再费什么心思多说了，”哈里斯固执地说，“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对这件事也清楚该怎么处理。”

“我并不打算干预你的事情，先生，我只是认为你应该考虑一下自身的利益，让你的奴隶按我提出的条件回到我的工厂做工。”

“啊，这件事我清楚得很，就在他被我从工厂带回庄园时，我看见你们交头接耳、挤眉弄眼说悄悄话了。你的那种方法没有逃过我的眼睛；先生，这是个自由的国度，那个人是我的仆人，我想怎样待他就怎样待他——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这样乔治盼望的最后一丝光熄灭了：在他面前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终身的劳作和枯燥单调的生活；加上那个狠心的主人能想出来的每一个小小的令他痛苦不堪的折磨和屈辱，他也只能默默地忍受这种生活。

一位非常人道的法官曾说过这样的话，对人最为残酷的处置方法莫过于对他施以绞刑。不对，对人还有着另外一种方法比这种处置更为残酷！